



蓝风筝丛书

放飞

童年的快乐

陈冲 著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蓝风筝丛书》

放飞 童年的快乐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放飞童年的快乐/陈冲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2

(蓝风筝丛书/郭明志主编)

ISBN 7-5376-2378-3

I. 放… II. 陈… III. 散文 作品集 中国·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7040 号

放飞童年的快乐

陈 冲 著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石家庄市工农路 359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0 毫米 1/32 印张: 5.875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76-2378-3/G·1263

定价: 6.70 元

(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陈冲，男，1937年农历五月初五出生于天津市。1951年参军，1954年复员后进入工业部门工作。195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。1958年起因被错划右派长期搁笔。1978年重新恢复写作。1983年调入河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腥风血雨》、《铁马冰河入梦来》、《送你下地狱》、《风往哪边吹》等，中篇小说《无反馈快速跟踪》、《厂长今年二十六》、《早雾晴，晚雾阴》等，体育随笔集《足球：圆和椭圆》等，共约四百余万字。《小厂来了个大学生》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多次获得“河北省文艺振兴奖”及《十月》、《当代》、《小说界》等刊物奖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享受国务院津贴。





目录

放飞童年的快乐

记忆之门 (1)

逃亡之旅 (25)

战时陪都 (49)

海河之滨 (76)

黄浦江畔 (136)



记忆之门

记忆就像一个仓库。一个个小格儿里，保存着一个个记忆。

每个小格儿都被一扇门关着。我该打开哪一扇？

对，让我们放飞童年的快乐！

我于1937年农历五月初五，也就是端午节，出生于天津市。我刚出生的时候……对了，我刚出生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就不会留下记忆。

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这些事儿有什么意义。比如过了差不多六十年，我才准确地知道，1937年的农历五月初五，是公历的6月13日。这是因为面临退休的我，决定学会用电脑，而我这台电脑的UCDOS里，就有一个“万年历”。利用它，很容易在农历和公历之间换算。当然，在这之前，我早已知道农历的五月大概应是公历的6月。还有人帮我换算过，可是没记准，只记住了



是6月的十几号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搞那么准有啥用？不过，知道是“6月的十几号”的时候，已经知道它是有“意义”的了。那就是说，在我出生以后还不到一个月，就爆发了“卢沟桥事变”，标志着中国进入了“全面抗战”。

不过，这样的“意义”，也是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以后，我才知道的。那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我们留到后面，一点儿一点儿地讲。总之，如果我一上来就说“我出生于1937年6月13日，我出生后二十四天，就爆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”，虽然也得说是“正确”的，但对于我的记忆来说，却是不真实的。实际上，我刚生下来时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
贮存在我记忆中的第一个真实的画面，是我坐在二层楼的窗台外面，闹着要把脚伸进窗下的水里。那是1939年，天津发大水。我们家住在黄家花园润那里，一座“小洋楼”的二楼。“画面”中的水位，比我坐着的窗台也就低个二三尺。这就是记忆。如果细想，那么高的水位，我们家为什么没进水？怎样和外界联系？这一类的问题，就没有答案了。那些跟我都毫无关系！跟我有关系的只有一点：我要把脚伸进水里！

其实，坐在窗台外面，已经够危险的了。实际上，孟哥就站在我后面，用他的两只巨大有力的手，紧紧卡住了我的胳肢窝。孟哥是个很结实的小伙子，他是那么喜欢我，所以他既是我可靠的护卫，也是我危险的祸源。他回头看了看，房间里没有别的人，主要是我的父母都在别处，于是他就夹着我的胳肢窝把我提起来，然后慢慢把我往下送。我闭上了眼睛，不敢看，可是当我的脚巴丫碰到了水面时，我立刻高兴得大笑起来，并且还使劲用两只脚踢水，来表示我的快乐。这一来把孟哥吓坏了，连忙把我提回到窗户里面。我又闹了起来：再碰一下，再碰一下！不过，这时的“闹”，跟刚才的“闹”可不一样，刚才“吭唧”着闹，现在是笑着闹。我一直在格格格地笑，笑了很久。我想我的笑声应该传遍世界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快乐。

后来这事儿还是让我的父母知道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，这并不重要；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，所以我才能知道。在他们知道以后的当天晚上，有过一次严肃认真的讨论，以决定是不是该把孟哥打发回老家去。直到孟哥啼哭着认错告饶，发誓改过，方才作罢。





两岁的孩子还不记事，这个故事显然是妈妈告诉我的。不过我想，一定是在我还很小，比如说刚记事不久时告诉我的，所以它就成了我自己的记忆。这个记忆要多重要有多重要，或许可以说它决定了我的一生。因为我的漫长的生命记忆，是从一个快乐的记忆开始的，所以我一直是个乐观的人。在本书快要结束时，我会讲到另外一个故事，另外一个记忆。那是我的成年生活的第一个记忆。我的成年开始得早一些，那年我十五岁。十五岁的我，被带到一群真正的成年人中间，他们都长了胡子，身穿军装，头顶帽徽，胸前别着“符号”。他们表情严肃，目光严厉，却用了尽可能和蔼的口气，要我向组织上交代我和一个反革命究竟有哪些关系。他们耐心地讲解“坦白从宽”的一贯政策，说只要你把你们的关系彻底交代清楚，组织上不会怎么样你的。当时，在我一片空白的脑子里，忽然就闪现出发大水时的那一幕，仿佛我的脚巴丫凉飕飕地接触到了水面。很好玩。

我得感谢命运。1937年7月7日，日本鬼子炮轰宛平县，炮弹炸毁、烧毁了多少中国老百姓的民居？那里面，非常可能就有不满一个月的

婴儿。1939年天津发大水的时候，淹没、冲毁了多少简陋的平房、草棚（比如说在三不管、杂巴地）？那里面，非常可能就有刚满或不满两岁的幼童。可是我都没有“赶上”。否则，我的第一个记忆，乃至我的一生，都会截然不同，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。

不过我又想，童年本来就应该是快乐的。直接赶上一个不幸事件的漩涡中心，终归是少数。童年的“无知”，正好是一道天生的屏障。只要不是巨大的灾难直接降临到头顶上，孩子们对苦难是相当迟钝的，对快乐则是非常敏感的。只要活着，童年就充满了快乐，充满了笑声。我其实可以说出生在一个充满苦难的年代，又是战争，又是水灾；但我的第一个童年记忆，是个快乐的记忆。

我想这是天性。

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不幸，很多苦难。但童年应该是快乐的。我想这至少关乎一个人的心理健康，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。只有那些有着快乐的童年记忆的孩子，长大以后，才会有勇气，有能力，去迎接那些不幸，面对那些苦难。

从前有过一首很流行的儿童歌曲，曲调非常



优美，歌词也很抒情——

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
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

可是“妈妈”讲的净是些不幸和苦难。这位“妈妈”，一心一意要“教育”孩子们记住不幸和苦难，忘掉快乐和笑声。

我想这是违反天性的。快乐滋养爱，苦难滋生仇恨。所以，她教育出来许多“阶级斗争脸儿”。

那么，让我们放飞童年的快乐！

蓝天、白云，海浪、沙滩。

坐在廊前的台阶上，我肯定有过许多幻想。

但真正留在记忆里的，只是被蜜蜂
螫了一下的快乐。

我的记忆里有个地方叫“南海”。后来我到

那边去找过。“那边”，是我认为“南海”应该就在那儿，至少也在附近的地方，可是没有找到，而且那里的人说，整个属山海关管辖的沿海一带，从来没有一个叫“南海”的地方。那也没关系。南海可以从地球上消失掉，或者根本没有存在过，但他在我的记忆里生了根。

我有证据。我有好几张“南海时期”的照片。其实我童年时的照片很少。不是没有保存下来，而是很少有机会照。住在南海那半年，可能是我们家最安定、最“有条件”的一段时间。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出，我们家住的这所房子，是个别墅式的西式平房，有落地窗，有回廊，有台阶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园。我还记得，花园是我们家的后院，周围有一人多高的围墙。后院围墙的正前方，有一个很结实的木制大门，它永远被一副很粗的门插环，和一把很大的铁锁，从里面牢牢地锁着。这个后门所朝着的方向，据我后来的猜想，应该是朝北。但我不敢肯定。不仅当时，就是后来，直到现在，我都缺少方向感。我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有“转向”的感觉，因为我根本就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或者说我干脆就没想过要分清。我在童年时期住得最久，对我也影响最





大的两个地方，一个天津，一个上海，都是不讲东南西北，只讲前后左右的城市。不过这个在这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后门朝着的方向是海。出了这个门，往前一小截（这是我当时所能理解的长度单位），就是沙滩；沙滩前面，当然就是海了。那是我永远的向往，也是永远的不可企及。就因为这个，或许还有那个小小的花园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们家没有前院。

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，那个后门绝对是因为我而永远锁着。那时我的妹妹已经出世，但最多只能蹒跚迈步，而我却是将近三周岁，正是可以满地出溜，一眼看不到就可能出溜到任何地方的年龄。我想这应该是母亲的话，在我稍微长大以后的某个时候，用来向我描述我当年是如何地顽皮。为了我的安全，必须把我和大海隔离开。即使是孟哥，也不能带我到海边去。我有一张蹲在沙滩上玩沙子的照片，我想那应该是在全家人的监护下，才被允许离海那么近。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在离海那么近的地方住了半年，可是在记忆里，我的脚丫子从来没有碰到过海水。后来我甚至想，我这辈子没有学会游泳，恐怕跟这个大有关系。

但我仍然是快乐的，因为我拥有一个花园。孟哥可以带我在花园里玩儿。我到现在也说不好，这个“带”是什么含义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那个小小的花园给了我说不尽的快乐，当然，不是因为它种了什么花，长了什么草，而是因为可以尽情地玩儿，可以发现种种突如其来的秘密。比如一只花大姐，或是一条蚯蚓，还有全都会蹦来蹦去的蚂蚱，可是有的会飞，有的不会。这些意外的发现，又会引发我的千奇百怪的联想。关于这些联想，我已经没有了具体的记忆，可是我能记得，我是在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玩儿，所以玩儿得不知疲倦。母亲说我从来没有玩儿够了、玩儿累了的时候。在这些事实上可能很重复，对我却总是新鲜有趣的玩耍中，记忆里并没有孟哥的存在。他或许一直都在看着我，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他。只有一次，他出现了。那是因为我越儿玩儿越胆儿大，开始打算逮蜜蜂了。他立刻发出了警告：蜜蜂会螫人，螫一下生疼！然后他就又消失了。现在回想，他其实真是有些失职。我倒是很认真地对待了他的警告，因为如果不是有危险，可能我还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。既要逮住它，还得不挨螫，多来劲儿！我注意到了向日葵。沿着左右两边（或





许该叫东西两侧?)的围墙,各种了几排向日葵,开着黄的花。不过我真正注意的,还是它那宽大的叶子。可能有过几次失败,但我终于成功了。一只蜜蜂停在叶子中间的时候,我慢慢地、蹑手蹑脚地接近,突然双手把那片叶子裹起来,然后扯断叶子,把裹起来的中间那部分叶子放到脚下又踩又碾。最后是检查,里面果然有一只被我杀死的蜜蜂。我成功了。我是胜利者。我满怀成就感地四面张望,没有看见孟哥。没有更好,我继续我的狩猎。蜜蜂常常会在我接近的过程中惊飞,但我仍然又取得了几次成功,直到有一次猛然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一定是遇到了一只格外凶悍的蜜蜂,在我把它裹住之后,弯腰放到地上之前,它那根毒针穿透了向日葵叶,螫到了我的手指。

可能是听到了我的哭声,孟哥出现了。

这以后的种种故事情节,全都逸出了我的记忆。我还记得的,是好不容易、不知从哪儿找来了阿莫尼亚(现在通常叫氨水),抹在了我的被螫伤的手指上以后,我才止住了哭声。刚刚不哭了,快乐就回到我的心里。挨了螫,又挺没脸地号啕大哭了老半天,都只是快乐故事中的一个曲折情节。没有它,这故事就不完整,我的快乐也

不完整。正是挨过这疼得要命的一螫，证实了逮蜜蜂真是一桩有巨大危险的事儿。连这么危险的事儿我都敢干，你看我有多了不起！

这孩子从小就“虎”！这是母亲没少说起的一句话，是对我的一个充满疼爱的评价。“虎”是东北人的说法，不同于勇敢，更多一些不管不顾的意思。从小看到老，我大概一生都会如此。不过如果从大到小往回推，我既不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很粗心的人。大略说来，我可能只是对危险不敏感。我一生中很少有当场害怕的时候，却有不少事后非常后怕的记忆。至少小时候肯定是这样，只知道向往快乐，不知道害怕危险。

把事情这样有头有尾地讲出来，肯定是借用了一些后来从大人们那里听来的东西，但逮蜜蜂挨螫这件事本身，却是真真正正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记忆，我的直接的记忆。至少我相信是这样。我一定为这件事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老想着它，结果就记住了。

别的事就没记住。推算起来，我们家应该是在1940年底，或1941年初，离开南海搬到山海关的。虽然有两张南海时期的照片上，我穿着很厚的小大衣，但天冷以后那地方是什么样，我一



点儿印象都没有。就连孟哥这样一个大小伙子，而且应该是从早到晚天天在一起的，也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。他确实是在某一个时候走了，被“打发回老家”了，当然，不是因为“蜜蜂事件”中的失职，而是由于父亲的一个很大的“阴谋”。

**关于一个城市的记忆，是发黑的城
墙砖。**

**关于一所学校的记忆，是放学路上
的疯跑。**

**关于我的父亲的记忆，是一个很帅
的男人。**

我们家在山海关住了两年。住了两年的地方，没在记忆中留下任何印象。什么样的房子，什么样的家具，什么样的街道或小巷，什么样的邻居，全是一片空白。关于山海关的记忆，抽象的，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；具体的，则是发黑的、甚至长了一些绿毛的城墙的墙砖。墙砖很